

艾林·沛林
短篇小說集

楊 鐵 嬰 譯

羣 衆 書 店

艾 林 · 沛 林 短 篇 小 說 集

楊 鐵 嬰 譯

 羣 衆 書 店

一九五五年四月 · 北京

內 容 提 要

艾林·沛林是保加利亞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本集共收小說十篇。這裏有的假托空想的故事，通過一個受苦一輩子的老農民死後和天使的談話寫出了勞動農民對催糧差、高利貸的憎恨，表達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想望；有的刻畫了貧苦農民的悲慘無助的生活和他們的頑強的求生意志；有的憤怒地抗議了地主和反動當權者互相勾結，橫行霸道，製造了農民家庭的悲劇；有的以輕鬆的筆調描寫一個堅強有力、熱愛勞動，確信人能戰勝自然的青年農民底快活的故事；有的則幽默而犀利地揭露並嘲諷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反動官吏底殘暴和無恥；也有或借了一個可愛的孩子的死、或借聖者所遇的奇蹟而抨擊宗教的虛偽與騙人。

艾林·沛林筆下的這些生活圖景正是當保加利亞還在資產階級反動統治下時的城鄉勞動人民生活的寫照。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定價頁 53

艾林·沛林短篇小說集

譯 者 楊 鐵 嬰

出版兼
發行 羣 衆 書 店
(北京崇內大街189號)

印刷者 外 文 印 刷 廠

1—10,000 册 195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編號 49 字數 54 千 定價 0.27 元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零二一號)

目次

在另一個世界·····	(一)
安得列士柯·····	(九)
在田埂邊·····	(三)
遲收的麥田·····	(七)
老牛·····	(三)
斯帕索瓦·莫吉拉·····	(五)
烤南瓜·····	(四)
風磨·····	(五)
相遇·····	(七)
聖斯辟利多諾底眼睛·····	(九)
後記·····	(六)

在另一個世界

馬契柯老爹去世的消息傳遍了全村，可是，誰也不相信，因為，他愛開玩笑，而且，這樣的事情他從來還沒有發生過。但是，當姚娃婆婆講了他臨死前的情形以後，大家都明白了這一次他沒有開玩笑。他從樹林拉劈柴回來，卸了驢，把牠拴上，在牠眼前放了些乾草，然後就回屋去了。進了屋以後，他在火爐旁邊坐下來，點着了煙袋；於是，他覺得腰部像針扎一樣刺疼，他躺下了，嘆息起來，然後就……

鄰居們都跑來了，姚娃婆婆也來了。呵，這位可憐的人就是孤身一個呵！陪伴着他的，祇有一頭灰得像小鴿子，馴順得像尼姑的母驢。姚娃婆婆來了；誰能留住一個人底靈魂呢？是呵，她講起來了：我叫他劃十字，他似乎想劃，可是，不能動了。有人給他端來一小杯白蘭地，像給病人一樣；他握着酒杯，微笑了，甚至他底眼睛都亮起來了，接着……他底靈魂就飛走了。

● 意即直到現在他還從來沒有死過，現在他是第一次死。這是作者底談話。

他是微笑着死去的。當時，是因為他底靈魂走進了天堂呢，還是因為他看見了白蘭地？誰也不知道。

當這位可憐人馬契柯老爹走進了另一個世界，他在一個十字路口的地方站住了，在這里有許多像他一樣的行路人。

「你們好！」他向他們招呼了一聲，接着，沒怎麼思索地問道：「喂，朋友們，哪條路是到地獄去的？」

大家都吃驚地望着他。

「到地獄去，哪條路通地獄？」馬契柯老爹大聲地解釋道。

他們指給了他。他沿着這條路走去。

「他們會把我埋在那兒的，」他想。「嗯，無論如何得按時趕到……。我這樣的窮人，命裏註定是不能升天堂的。……天堂是給官老爺跟財主們造的。這一身破爛衣裳、這兩隻滿是皺繭的手，誰肯把我埋在那兒！我受了八十年的罪，過着像狗一樣的苦日子，莫非現在我可以找到安靜了麼？不錯，我會努力地按照上帝的公道過日子，可是，誰理過我？難道上帝手中的花名冊裏有我這樣的人？我們一生下來，名字就給寫進魔鬼的花名冊裏去了。……我一直是虔誠的，不過，有一回，我犯了罪：我喝醉了。後來，我就喝起來了！不錯，我是因為痛苦和災難才喝起酒來的，可是，我總是喝上酒

啦。不管怎麼着，我要是有了錢，我就想：喝吧！……喝吧，反正你要完的！……我早就準備好下地獄的。現在，我該到那兒去了。」

馬契柯老爹就這樣沉思地前進着。突然，有誰從後邊拉了他的大衣一下。

「喂，站住！老頭兒，到哪兒去？」

「唔？……到地獄去。」老頭兒回答道。

「到地獄去？你走錯路了，老爹爹！」

「怎麼？我沒走錯呀，親愛的。……每一條路通什麼地方我都知道，不要唬我，我可是頭腦簡單的。」

「可是，你註定要進天堂的呀……來吧，我是天使，來接你進天堂的。」

「去吧，孩子，去走你的路吧，不要耍戲上年紀的人，這是可恥的。……」

很顯然，好好勸說他是不會去的。天使抱起了老頭兒，帶着他飛上了晴朗的大空，那裏，散發着聖香底馨香，許多閃着光輝，手中拿着羅勒^①的天使在飛翔，同時反覆地

① 原文是：「已經給我鋪好（床鋪）了！」保加利亞有句諺語：Кара̀то си постелиш, на та̀кова те тегне́ш.（你給自已準備好什麼樣的床，你就會躺在什麼樣的床上。）

② 羅勒（Ocimum basilicum）又名香茅、蘭香、香草等。據云有三種，一種似紫蘇葉，一種葉大，二十步內即聞其香，一種堪作生菜。

唱着：「神聖的，神聖的，上帝是神聖的！」

「喂，孩子，你把我帶到哪兒去？神仙們會罵你的。你沒開出來麼，我這滿身的酒氣？」馬契柯老爹說着，想抽身跑掉，但是，天使更加奮力地飛着，把他帶到更光明的天空去，最後，他們來到了天堂的大門前。大門是用金子和寶石做的，閃閃發光，像明亮的太陽。聖人彼得站在大門前，手裏拿着一隻大銀鑰匙，腋下夾着一本厚冊子。

「你是哪個村子的？」他轉身向着馬契柯老爹，並且，動手去翻那本厚冊子。馬契柯老爹不能反抗。他打了個噎隔，勉強迸出了一句：

「嗯，我是波都耶尼村的。」

「波什麼？」

「波都耶尼！」馬契柯老爹以為聖人沒聽見，大聲喊道。

「波……波……波……」聖人翻着那本厚冊子。「波都耶尼！好，沒罪的。」

「不能够！你錯了，彼得聖人！」

「我怎麼錯了？這不是那本破布片子裝釘的爛冊子，這是上帝親自裝釘、蓋了章、編了號的那本大花名冊！」聖人嘟囔着。

● 波都耶尼轄屬索非亞，設有火車站。

「好，以後可別後悔！」馬契柯老爹回答道。

「爲什麼？」

「噲，我喝酒喝得可兇哪！我不信我是沒罪的人。」

「你喝得多，可是，你受的罪也多呀！所以，你得到寬恕了。」聖人彼得回答道，並且給他開了大門。

「喂，彼得聖人，要是我把我底驢也帶來……」馬契柯老爹請求着，但是，天使把他推進了天堂，昏眩了的他沒有能夠說完他的話。

當馬契柯老爹一走進天堂，他就想起了自己底老伴兒來了。她在他以前好久就離開這充滿罪惡的大地了。

「他們放我進來了，雖然我儘喝酒，經常打她。他們一定把她埋在這兒了。她比小瓢虫還沉靜，而且，對一切都寬恕……。唉，要是她不在這兒，我可怎麼辦哪？」

於是，他轉身向一位天使：

「喂，長翅膀的！這兒有一個老婆子麼，是馬契柯底老伴兒，叫特萊娜的？」

「哪個村子的？」那位天使問道。

「波都耶尼的。」

「有，有。」天使回答道，帶領着這個老頭兒在天堂裏走着。

「哈，多麼漂亮呀，多麼驚人呀！」馬契柯老爹看着這天堂裏祇有無罪的人才能夠看見的偉美景色，大為驚訝了。

「請問，尼古拉神甫在這兒麼？」他開始詳細地詢問這位天使。

「誰？」

「一個小教堂的尼古拉神甫。我們借他的錢用，給他利息。……我真不好意思碰見他。我欠他的錢，他死了，賬也完了。」

「尼古拉神甫下油鍋了，我的老爹爹！」

「噫，可別這麼說！」

「我說的是實話！」

「可是，他是神甫呀！」

「那也一樣。……在這兒，對誰也不通融，對任何人都是按照他的行為來給他報應的。他是神甫，可是，他有罪，這位主教——雖然他是主教，可也下了地獄了。」

「噢，別說了！」

「他被懲罰了，老爹爹！……不錯，他是主教，可是，他仗着自己底高級地位就驕橫起來了，對那些官老爺們他才像人一樣地對待，對窮人們，對不幸的人們却連一眼也不看。他討厭他們，要是給他們一點布施，也總是懷着憎厭的心情扔給他們，就馬

上拚命地躲開了。……他穿戴得很豪華，每天都吃得挺多，却勸人們節慾。……這不是罪惡？」

馬契柯老爹參用手摸着前額，說道：

「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罪惡。我們頭腦簡單，弄不清，隨它去罷。……帶我到酒店去喝杯白蘭地吧，我底嗓子像一塊燒紅的煤一樣，乾得冒煙兒啦。」

「唔，老爹爹，這兒沒有酒店！」天使說。

「呵，沒有？」

「沒有，沒有！」

「這怎麼可能呢，有這麼多的漂亮東西，就沒有酒店？那麼，人們在哪兒坐下來休息休息，喝一小杯白蘭地來恢復一下精力呢？照顧照顧我吧，我從大地上來的，從很遠的大地上來的，我累了。……在大地上的時候，神甫告訴我們，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可是，實際上……。我要是進了地獄，也許會更好一點。那兒有酒店麼？」

「有。」

「走，領我到那兒去吧，我求求你。要是連一滴酒都沒有，我要這種安靜幹什麼！在地獄裏，實際上是很壞，可是，我習慣了。在那兒，我要受折磨；輕鬆點兒的時候，我就喝點兒酒，那麼，我也就滿足了。」

「不行，老爹爹！」

「唉！」老頭兒嘆了口氣。「這簡直像一座監牢！一個人不能到他想去的地方！」

「你會習慣的，老爹爹！」這位天使試探着去勸慰他。

「唉，難道還得念聖經嗎！」馬契柯老爹爹嘆了口氣。然後，他狡猾地向那位天使

說：

「喂，孩子，你要是在這兒也開一個酒店就好了。要是我碰見上帝老爹爹●，我一定跟他說……首先，沒有催糧差就好啦，別的一切都隨它去吧！」

「在這兒沒有催糧差，老爹爹！」

「什麼，沒有？」

「當然，沒有！」

「呵，聖母呵！在這兒，我可真能過安生日子啦！」馬契柯老爹爹高興地叫了起來，接着，劃了個十字，補充道：「哈，這樣，跟你在一起我就太高興啦！」

於是，他更快地前進着，去找他底老伴兒去了。

● 在保加利亞民間，認為上帝是一位好心腸的老頭兒，生着長鬍鬚，在附近的村子裏當村長。

安得列士柯●

「咱們可以很早就到，老爺！天黑以前，咱們就可以到。看，那不就是村子，哪，就在小樹林下邊！您看見了嗎？一翻過那個低矮的小山，咱們就快到了。」

接着，年輕的車夫在兩匹馬的背上揮動着鞭子，大聲地、起勁地吆喝道：

「得兒……，嘿！得兒……，老爺們！」

馬車的四個輪子更有力地激濺着鄉間道路上的稀泥。它那已不堅固了的車架在那灰暗的、荒蕪的、因雨變得泥濘不堪的田地裏，開始鈍重地格格作響。那個農民又吆喝了一陣，在他的座位上坐得更舒服些，從頭上摘下淋濕了的肥大雨衣●的帽子，然後，漫不經心地低聲唱了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小伙子？」坐在車廂裏面的那位穿狼皮大衣的肥頭大耳的老爺

● 安得列士柯是安得列的暱稱。

● 雨衣：保加利亞原文作 Стъпъркъ，是用羊毛氈做成的肥大的外衣，有白色和褐色兩種。

問。

那青年繼續唱着。

「喂，小伙子！」那位老爺粗聲暴氣地喊起來。

「什麼？」那青年轉身問道。

「名字？你叫什麼名字？」

「安得列士柯。」

「哈哈……，安得列士柯……你是個滑頭鬼！你們都變得狡猾了。你們鄉下人都變得狡猾了。……你們就知道撒謊和欺騙。……可是，你們多麼會偽裝呵！我在法庭上看見過他們。……愚蠢，樣子像綿羊，可是，實際上却是狼！他們愚弄法官。」

「我們都是頭腦簡單的人，老爺。可是，人們光罵我們。您以為我們是那樣，其實，我們並不是那樣。我們鄉下人騙人是因為沒知識，又沒知識又窮。」

「哈哈！因為窮，因為窮！好個頑固傢伙！他們埋怨是因為窮呢，可是，喝酒喝得像野獸。」

「難道那是因為有錢嗎？不，不是因為有錢。……不錯，他們喝酒，全都喝酒。是爲了輕鬆一些，倒不是因為有錢。……這是像您這樣的人可以記下來的。」

「哈哈，我看你也能喝兩口，朋友！不過，你還年輕，嘴上的鬍子還沒有長出

來。……你們這些鄉下人，寫下來吧，全是些不可救藥的傢伙！」

「你寫下來吧，老爺，我們不會寫字。」那青年轉過身去，向着自己的兩匹瘦馬吆喝道：「得兒……，得兒……，老爺們！」然後，就沉默起來了。

那兩匹瘦馬稍稍放緩了一下脚步，也同樣地沉思起來。那位老爺豎起了狼皮大衣的寬大領子，蜷縮在大衣裏面，也同樣地沉思起來。一隻羽毛鬆散的烏鴉飛落在路旁一棵孤樹上。牠在乾枯的樹枝上搖擺着，悲哀地啞啞叫着，然後，也沉思起來。而這憂鬱的冬季天氣也同樣地沉入沉思中。濃厚的、陰暗的冬季陰雲，沉重而緩慢地爬過天空，又在天空中消失了。在陰雲的上面，可以望見斑斑點點的、同樣在沉思的、寒冷的藍天。大地沉溺在泥濘和潮濕中。村莊、河流、遠山和樹林，這一切看起來灰暗的景色都是死氣沉沉的，陰鬱的。草原上，一些暗淡的、寒冷的大池沼都像死人眼睛似地閃着暗滯的光。

這輛小馬車在深深的濕泥中緩慢地搖晃着，高高低低，歪歪扭扭。馬車旁邊一塊脫落了釘子的木板在不斷地、單調地、低沉地、不識趣地劈劈拍拍響着，固執地敲打着那位裹在狼皮大衣裏的肥頭大耳的老爺底神經，使他煩躁起來。他翻開大衣領子，伸出肥胖的臉來，叫道：

「什麼東西劈劈拍拍吵得這麼要命？該死！它簡直不讓我安靜一會兒。……」

「是車上的一塊木板兒在響，老爺。它就像一個有學問的人一樣，哇啦哇啦叫起來沒完：它既不了解自己，別人也不了解它。」

「你是個滑頭鬼，安得列士柯，滑頭鬼！要是你還沒結婚，你一定很會勾引年輕姑娘們的。你們都結婚早，都有漂亮的老婆。」

那位老爺把皮大衣的領子翻了下來。

「隨你怎麼說吧，老爺，不過，那些太太們是更好些……。這我可知道！老爺，你是做什麼的呀？到我們村子去有什麼公事呀？」

「我是法院的執刑官。」

安得列士柯轉過身來，注意地凝視着他的乘客。

「去辦公事吧，是嗎？」

「公事，當然。你們同村的一個傢伙想要耍弄我，這一回我要好好教訓他一頓。我跟蹤跟了他好幾次了，他都從我手裏溜掉了。……我知道他是在耍些鬼花活，可是，今天傍晚，我悄悄地去，給他來個突然襲擊，這樣，他就會記住我了。……我要沒收他的糧食！我要讓他變得聰明起來，同時，也給你們所有的人立下個榜樣，讓你們不能再胡作非爲。你們欺騙商人，欺騙城裏人，賣給他們壞雞蛋和酸臭的奶油。嘿，等着吧，你就會看到的，臭鄉下佬，當局可不是容易欺騙的！它會刺探，用各種方法刺探！你們需

要的就是鞭子，俄國的鞭子，這樣，你們就會變得聰明點兒啦。……你們都變成醉鬼啦，你們完啦，你們就快納不起稅啦，你們會把國家給毀掉的。唉，爲什麼我沒有再大一點兒的權力呢！要是，我會把你們都變成天使！」

那位法院的執刑官解開了皮大衣，他的身子在大衣裏蠕動着，像是正在蛻殼的小雞一樣。

「嘿，執刑官老爺，上帝創造世界，琢磨着女人不需要鬍子，所以，就不給她們鬍子。……琢磨着驢需要兩隻耳朵，所以，就給了每一頭驢兩隻長耳朵。」安得列士柯帶着假裝的天真的神氣回答說。

「別胡說八道，趕車吧，已經落太陽啦。你要的價錢太貴啦，死鬼！二十公里路要這麼多錢！你就知道刮我們的皮。……嘿，趕呀，趕呀，這兩匹馬都要睡着啦！」

「得兒……，得兒……，老爺們！」安得列士柯搖着鞭子吆喝着。

「嘿，你怎麼叫牠們老爺們？最好叫牠們兄弟們吧。」那個執刑官生氣地叫道。

「牠們會生氣呀，執刑官老爺！我要是不叫牠們老爺們，就侮辱了牠們的尊嚴啦！」

● 沙皇俄國是有名的「人民監獄」，對於俄國人民極盡殘酷剝削和恐怖統治之能事。作者在這裏實龍點睛地揭露了保加利亞反動統治者對人民的態度。